

# 《永乐大典》的前世今生

文·摄影/《光明日报》记者 陈 雪

《永乐大典》每次亮相,都备受瞩目。

2020年7月,中国藏家以6400多万元人民币,在法国拍下两册四卷《永乐大典》,引来世界范围的关注。《永乐大典》被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称之为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”,正本11095册,共约3.7亿字,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,却已全部不知去向。截至目前,已知副本仅有400余册、800余卷及部分零叶,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个公私藏家手中。

国家图书馆正是《永乐大典》海内外最大藏家,共收藏《永乐大典》224册。6月1日起,“珠还合浦历劫重光——《永乐大典》的回归和再造”展览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展,并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。据了解,本次展览共展出展品60余种70余册(件),其中,9册《永乐大典》嘉靖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,除《永乐大典》外,展览还配合展出明抄本、明刻本、明拓本等古籍精品40余册(件)。展览开幕的同时,5月31日,国家图书馆正式成立《永乐大典》研究中心。

“珠还合浦”比喻东失而复得。“历劫重光”比喻历经劫难、重见光明。”国家图书馆副馆长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介绍,本次展览将重点讲述《永乐大典》的前世今生,突出回归和再造的艰辛历程。

## 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为何一册不存?

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为何一册不存?副本为什么在乾隆至光绪年间数量骤减?《永乐大典》的“前世”由许多谜团组成,甚至有人戏称,《永乐大典》的流传史就是“大谜团套小谜团”。

为了让人们详细了解《永乐大典》背后的故事,展览分为“大典犹看永乐传”“合古今而集大成”“久阅沧桑惜弗全”“遂使已湮得再显”“珠还影归惠学林”5个单元,在展陈文献的同时,以图表



本次展览展出的《永乐大典》卷3003~3004“人”字册

加重点事件描述的形式,细致讲述《永乐大典》的历史,全面展示《永乐大典》蕴含的丰富而宝贵的知识体系、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。

展览中,一张“明清宫廷藏《永乐大典》副本数量”图表,形象地表现出了这部“典籍渊薮”的跌宕命运:明隆庆元年(1567年)11095册,清乾隆五十九年(1794年)9881册,清光绪十八年(1892年)870册,清宣统元年(1909年)64册。

《永乐大典》于明朝永乐年间编撰完成,明嘉靖年间抄写的为副本,历经600余年,《永乐大典》经历了多次战火劫掠,其散佚与回流连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。目前,关于正本下落的猜测就有陪葬嘉靖帝永陵、明万历年间焚毁、明末焚毁于北京、明末清初毁于南京文渊阁、藏于皇史宬夹墙内、毁于清乾清宫大火等6种观点,以上种种猜测在此次展览中均有呈现。

《永乐大典》的今生,则是文脉所系。

“在国图4000万册的总藏书中,200多册的数量不足为道,但这200多册的《永乐大典》正是国家图书馆的文脉所在。”张志清说,京师图书馆(国家图书馆前身)成立的第一天起,就接收了翰林院的64册《永乐大典》。鲁迅当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,主管图书馆事务,极力促成了此事。一个世纪以来,国人伴着《永乐大典》一

册一册地回归,最终使其成为国家图书馆善本中的“四大专藏”之一。

此次展出的9册《永乐大典》嘉靖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,多册为具有代表性的海外回归文献,如1938年王重民自英国为北平图书馆购入的“农”字册,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送还中国的“颂、溶、蓉、庸”字册,1955年德国政府送还中国的“士”字册等。此外,还有1951年商务印书馆捐赠的“水”字册,1958年北京大学捐赠的“水”字册等,充分体现了国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华典籍的重视与爱护,这些慷慨无私的捐赠如涓涓细流汇入国图,让更多人得以见到珍贵古籍的原貌。

## 《永乐大典》的非凡价值

“若真的能找到《永乐大典》的正本,意味着,我们可以跟宋元时代的中华文明直接沟通。”展览开幕式上,张志清一语道出了《永乐大典》的非凡价值。《永乐大典》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,保存了14世纪以前大量的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。

“对后世而言,《永乐大典》最大的功能就是辑佚。”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谢德智认为,《永乐大典》使很多消失的典籍得以传世至今,如《农桑辑要》《水经注》等脍炙人

口的名著,都是从《永乐大典》所辑或校补而得,因此《永乐大典》被称为“辑佚的渊薮”。据了解,此次展出的两册“水”字册在当年合璧时,就还原了宋元时期《水经注》的面貌。《永乐大典》的文献研究价值还有许多,1941年,历史学家杨志玖就从《永乐大典》的一段公文中印证了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的内容,证实了马可·波罗来华的真实性。

为团结联系国内外专家学者,进一步推进《永乐大典》保护和研究,5月31日,经文化和旅游部批准,“国家图书馆《永乐大典》研究中心”正式成立。“我们希望全国的学者集中起来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研究,所以中心的成立意义非常重大。”张志清说,下一步,中心将对《永乐大典》的编纂成书、散佚收藏、修复保护、影印出版等进行更全面的研究、更深入的资料挖掘和更充分的数字呈现。

记者在现场看到,此次展览还利用多媒体手段让观众体验《永乐大典》的独特魅力,通过触屏游戏“名家带你临大典”,了解《永乐大典》的台阁体书法和古籍版式,用知识问答来了解纸张及用墨特色。《永乐大典》数据库首次集中发布了多家收藏机构所藏《永乐大典》的高清彩色图像,并辅以图文对照、版式还原、全文数字检索等功能,让观众进一步亲近中华典籍。

## ◎鉴赏



明代精铸铜胎石叟款雁翎法盏炉

## 石叟铜炉

铜香炉是铜做的焚香器具,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品。说起铜香炉,最知名的莫过于明朝宣德炉,它开创了后世铜炉的先河,在很长一段历史中,成为铜香炉的通称。

石叟作为明晚期最为著名的冶炼专家和艺术雕塑大师,他制作的铜香炉完全继承了宣德炉的铸铜工艺,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,熟练掌握了铜嵌银丝工艺,善制嵌银铜器,使铜器制作艺术愈加焕发光彩。

石叟作品的紫铜冶炼技术世界一绝。明宣德炉用的是暹罗国(现泰国)进贡的风磨铜,经过十二炼后没有一点杂质。石叟完全继承了风磨铜冶炼方法,这是世界范围的冶炼技术进步,也是石叟作品的奥秘所在。石叟所制铜器无不温润而有光彩。其次,石叟作品造型美观。他的作品吸收了工艺品的诸多优点,构思巧妙,独具匠心,自然流畅,给人一种美的感觉和无限的遐想。第三个特点是绘画与雕塑完美结合。所见石叟作品一般都先在铜体上绘画,而后挑槽并嵌银丝。即先在铜器上挑槽,后卧银丝,组成不同图案,并将银丝嵌入槽中,使所嵌银丝与铜器表面相平,工艺难度极深。

石叟落款同样极具特点。文史书上记载“石叟落款多用篆隶字体”。石叟运用他在紫铜上的写字功力,将“石叟”用篆体写好落款,而后挑槽用银丝镶嵌而成。《萝窗小牍》记载:“石叟,……善制嵌银铜器,所作多文人几案间物,精雅绝伦。”可见,石叟制器尤以文玩最具代表性,体现了他对文房艺术的偏爱。

这件明代精铸铜胎石叟款雁翎法盏炉,便是这样一件铜炉精品。此炉高10厘米,口径12.8厘米,耳距17.2厘米,法盏式,体型小巧,压手沉重,器型敞口外撇,平唇,腹部自口至底渐收,形成一个劲挺有力的曲线。炉壁两端铸双耳,如大雁的翅膀,向外展开,作欲飞状。外壁以错银丝技法,精作二牛图,一牛高大雄壮,侧头顾盼;另一牛体态略瘦小,亦侧头仰望大牛。二牛从神情体态来看,更像是一对母子牛,在相互交谈,二牛周围铺以草石、浮云纹,画面温馨和谐,生动有趣。底设三足,三腿浑圆,向下渐收并向内翻卷而成弯足。底部中央采用嵌银篆体落款“石叟”二字,字体朴拙无俗韵。无论从远观整体还是品味细节,炉身的线条凝练概括到极致,恰到好处,不可增减一分。

在宣德炉谱中,分有“雁翎法盏炉”“悬珠法盏炉”和“连珠法盏炉”三种,宣德皇帝以此御赐天下道观。

此炉无论从制作工艺,还是字体款式都完全符合石叟制器的特点,当属真品无疑。整器造型舒展优美,铜质精炼,包浆醇厚,用于书斋清供或敬神供佛,细香一缕,皆可脱尽凡俗之气,可谓铜炉收藏中不可多得的精品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